

四光

徐葆炎作

上海光華書局印行

玳 玳 花

樂益今天晚上無論如何也是睡不着，在床上翻來覆去的滾了幾個轉身之後，他爽性披了衣服起來了。

他起來開好了電燈，隨手往枕頭下面去拿出一個小小的紙包，打開來送上鼻子去嗅一嗅，面色上表現着一種似乎是很有希望，很快樂的神情。

——她今天一定是有意思的，不然何以當我臨走的時候她還要向我笑一笑呢？是的，這一定是

有意思的，我要不辜負她這個好意才是。我必須想法，我必須想法進行我們的這個羅曼斯。

——但是她是有丈夫的人，我如何進行呢？叫她提出來向她丈夫離婚吧？她這樣的女人也許連書也沒有讀過，怕沒有這樣的見識，更怕沒有這樣的勇氣。那末怎麼辦呢？或者等我和她深交之後，再用種種現在一般人所提倡的新的見識——對於男女的戀愛，婚姻等等的見識，來告訴她，來鼓勵她的勇氣。

——但是我又如何能夠與她深交起來呢？她的丈夫一步也不能放她出來，她一年到頭，一天到晚，一步也不能走出門外，我就是要和她認識起來也覺得非常不容易，我又如何能夠和她有深交的機會呢？放棄了她罷！放棄了她罷！世界上女子也多得很，我要嘗一點女子的味道也不一定要在她的身上才能找得到。但是，但是，啊，我只要一想起她那水汪汪的眼睛，我又如何能夠放得她下呢？她

那眼睛，還有她那一雙腳，她那一雙像年糕的肉腳，還有她那和薔薇花開得真盛的時候一樣紅的兩個左右面頰，還有她那張開的時候可以放得下我的舌頭，閉了的時候恰像一粒圓圓的櫻桃的嘴唇，還有，還有一切，還有她身上面上無論那一部分，只要是我看到過的，我只要一想起了的時候我又如何放得下她呢？

——唉！唉！怎麼辦？怎麼辦？

.....

大約是半年以前的時候，有一天下午，那是過了中秋不久，天氣很好的一天的下午，他從城皇廟裏閒遊回來，走過清吟巷口的一家小小的茶葉鋪的門前，因為前面來了一輛大車，他避在那茶葉鋪的門口了。站在那裏偶然的往他們的店堂裏面一望，他再也不會夢想得到，在他的前面會有這樣一位 Living Venus 顯現着。他自己也不知道什麼緣故當時他的心會驚跳得那麼厲害。她是生的長圓

的，所謂鵝蛋式的面盤，大大的眼睛，細而長的眉毛，高高的鼻梁，中等的身材。她穿的衣服並不見得好，只是家常的花格子布的衫褲，但是就是這樣愈覺顯着她的樸素的美。他站那裏欣賞這人間的尤物，欣賞得出了神了，連他也不知道究竟過了多少時候，要不是他們店裏的一個夥計問他要買什麼的時候，他怕會站到晚上呢！

自從那一天之後，他不論順路，或是不順路，有事，或是沒有事，每天至少總要往清吟巷口宏大茶葉鋪門前去兜一個轉身。最初的幾天不過走過的時候順便向裏面望一望。但是幾天之後，覺得望一望還是不能滿足，所以他每一次總是預備着五個銅元在身邊，一到他們店櫃旁，他就拿這五個銅元往櫃上一放“買五個銅板玳玳花”對着那個女人這樣說。雖然他的銅元是放在那女人的面前，雖然他的說話是向那女人說的，但是十有九次給他收錢，給他包玳玳花的總是她旁邊的夥計。他恨死那

些夥計。同時那些夥計自然也看得出他的那個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舉動來，所以過了些日子之後不但他恨夥計們，便是夥計們看見他去也用很討厭似的眼光注着他。他很懷疑夥計中那一個身體較瘦的是她的丈夫，因為他對他的眼色，尤其使得兇。他只要一看他走近去，眼睛便如同燒着了火一樣，放大了聲音問他“你買什麼？”而且有一次明明是很好的一個雙角子，他拿出來叫他找的時候他硬說是私板，要他換一個。任他怎麼辯解也是沒有用，後來他終久換了一個給他。換了給他之後，他口裏還要嘖哩咕嚕不知說些什麼。從這些地方看來，他，那個較瘦的夥計，已經可以斷定是她的丈夫無疑了。況且還有一次，他曾看見她從那個較瘦的男子手上拿去一塊雞蛋糕在吃。這是愈加可以無疑的了。

因為被她的丈夫和她店中的那一些夥計看出了他的用心，他爲自尊起見，差不多有一個月的光景沒有到她那面去買東西。但是她在他心裏的影

像却反而因此更加深起來。所以過了一個月之後他終久又去了。不過他不敢像從前一樣的天天去，他只是隔了三天或是五天才去一次。就是這樣的，一次，一次，一直到了現在。這些時間當中他自然又不知有多少次數受到了那個較瘦的男子和那些夥計們的白眼，他自然又不知有多少次數氣得連飯也吃不下，覺也睡不着。不過有一件事情足以安慰他的，就是她已經慢慢的與她接近起來了。從前是與她最多不過互相看一眼，或者問一聲“買什麼？”就算了，現在却已經進步到了會點頭，而且有時還問他“飯吃過沒有？”了。他知道她的丈夫心裏很恨他，但是他覺得很快樂，他是勝利了。

今天也是天氣很好的一天，他早晨起了床之後，隨便看了一些報章，到了十點過一些的時候，又走到清吟巷口的宏大茶葉店來了。今天恰巧那個瘦的男子沒有在，幾個夥計們也在裏面不知是做些什麼，像是很忙的，連看也沒有看見他。只有

她一個人坐在櫃台旁邊。她一看見他走過來的時候便也立起身來問他

“先生，買什麼？”

“買五個銅板玳玳花。”

“先生倒是很歡喜吃玳玳花的，每次都是買玳玳花。”她一面包好了玳玳花給他，一面對他這樣說。

“是的。我尤其歡喜你們的玳玳花，別家的總沒有你們的好。雖然是一樣的花，但是好醜却有大大的不同。這也和人一樣，有的人能够使人見了就不會忘記她，日夜的紀念着她，而且有時竟會爲她神魂顛倒起來。有的人却不然。你們的花真是好！真是別家所沒有的呢。”

“那裏，只是你先生說得好，其實我們的玳玳花也不見得有你所說的那樣好。”

“不要客氣，不要客氣。我是說的眞話呢。”

“不客氣的，這真是先生說得好，以後還要請

先生多照顧些呢！”

“自然，自然。”

“先生中飯還沒有吃吧？”

“沒有哩。”

“好，再會，明天會了。”

“明天會，明天會。”

他用右手緊緊的捏住了那包玳瑁花，說了再會之後，就走出她的店門往街的那面走去，走到對面人家的門口他回轉頭來望一望這裏的時候，他看見她還在向他微笑。

——她今天對我的態度確乎有些比平常不同！不必看她這最後的微笑，只要聽她剛才所說的話也就很有意思了。這可以證明她平日是爲了有她那可惡的丈夫在旁的緣故，不然，唉，不然她是早已——早已——了。

他這樣一面走，一面想，回到寓所裏稍爲坐了一忽便胡亂的吃了中飯。中飯後也只是坐在那裏

默着，雖然面前放好了書冊，和筆墨紙等，但是他一句書也看不進去，一個字也寫不出來。他尋找了他所有的各個中西詩人的詠美人的詩章，但是沒有找着一首能够像他心裏所要詠她的那樣的；他自己也提起筆來寫了好幾次，但是他總寫不出一行能够使他覺得滿意的來。這樣的東翻西翻，橫寫直寫，又挨到了晚飯時候。吃過了晚飯之後，和同居的朋友們大家坐談了一回，到九點過一點的時候才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間裏去睡。

他睡在床上拿今天日間所遇到的事情仔細地在那裏分析，弄得精神十分的興奮，毫無入睡的可能。起來後，一手緊緊的捏住那包玳玳花，一手拿一支紙烟在吸。他吸了一支又一支，看看一封大聯珠差不多已經要完了，“怎麼辦？”的方法還是沒有想出，睡還是睡不着。聽聽樓下的自鳴鐘已經打了三下，離天亮的時候大約不遠了，雖然不覺得想睡，但是身體已經有些疲倦，於是重復脫了衣服往

床上倒下去。

——“怎麼辦呢？”“怎麼辦呢？”——

——不要緊，一個人做事只要有誠心與勇敢就夠了。我現在對她這樣的誠心，她不見得不知道，那末只要我勇敢做去就足了，何必在此狐疑呢？

——做去，做去，勇敢的做去！

他決定了之後，馬上就穿好了衣服，往清吟巷口走去，到宏大的時候，恰巧又只有她一個人坐在櫃台旁邊。

“只有你一個人在這裏嗎？”

“是的。”

“他們那裏去了？”

“在裏面吃早飯。”

“我想對你談幾句話，不知可以不可以。”

“可以的，有話只顧說好了。”

“但是這裏不大方便，你可不可以和我同到P公園去？”

“可以是可以的，不過——”

“不過怎麼樣？”

“不過我有點怕。”

“怕什麼？”

“怕他們知道了要弄出事情來。”

“這有什麼要緊？只要你肯，那末有我呢，何必怕？——呵！你知不知道我——我心裏——的——苦，我差不多五六個月以來沒有安心過了。你今天要不答應我，讓我拿心裏的說話對你說個痛快，我就死在你的面前。”

“啊，不要這樣說。你心裏的事情我怎麼不知道呢？我只看你每次的面色我也知道你的鬱悶。”

“那末你要怎樣報答我？”

“在從前我也不知道，不過現在——”

“現在怎麼樣？”

“現在我也顧不得了，我心裏的事情也可以全對你說。”

“好，就走吧，到公園裏說吧。”

“走吧，遲了怕他們就要走出來了。”

到了P公園後，他們揀了一處人很少的地方坐下，她說她心跳得厲害，她怕他們看她好久沒有回去會追尋了來。他抬起頭來看見她的面色比先前還要紅得可愛，到了這個時候什麼話也說不出來了。他只用他的手緊緊的握住她，喉嚨裏“我愛你，我愛你，”在那裏滾，但是總不敢說出口來。直到最後他才輕輕地在她耳邊——

“我們的認識已經快要半年，但是能够坐在一起談話今天還是第一次呢。你還記得我第一次到你們店裏買東西的那一天嗎？”

“記得的。”

“唉，我真感激你呢！我自從那一次之後，這半年之中，沒有一天不想你。有幾天我想得連飯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我差不多瘋了。”

“.....”

“但是今天和你坐在一起了，可以盡量地說出我的心思了，但是不知什麼緣故說話又不知道從那裏說起。——我不知道我心裏的意思你可能明白不？”

“.....”

“我想我現在如果提出一個要求來，你總不至於拒絕吧？”

“.....”

“你怎麼老不作聲？我的意思雖然沒有說出來，你大約總明白吧？”

“.....你的意思我明白是有一點明白的，不過.....”

“不過？”

“不過你要知道，我是已經——結——結了婚的人。”

“只要你肯答應我的要求，結過婚又有什麼關係？”

“答應你的要求又怎麼樣呢？”

“答應我的要求就是這樣——”他剛將嘴唇伸到她右頰上的時候，忽然覺得耳根上“拍”的一響，幾乎被他打昏過去，回轉頭一看，正是她那瘦長的丈夫其勢凶凶的立在他的後面。他要提起手回打過去，但是無論如何也提不起來。後來很命的一拳，覺得好像是打在石頭上似的，痛得非凡。他睜開眼睛一看，床前的電燈還沒有息，窗外的太陽已經曬到第三塊玻璃上。他的一拳正打在床沿的木檔上。一包玳玳花已經被他捏得粉碎了。

西 泠 橋 畔

我哭了，千瑩，你去後我倒在床上哭了。

本來我是該聽你的話，不能這樣哭的。但是你想，積了足足兩年半的相思，好不容易如今纔得着一敘，不得兩個鐘頭——唉！你想想，這是多傷心呀，共總還不得兩個鐘頭，我們便又分開了！這樣的相敘，這樣的離別，那末我又怎麼能不哭呢？

幸得房門早已關上了，不然人家走近看見我這樣舉動的時候一定會當我是瘋了；我哭了就起

來，往那些你所坐過的凳子上坐一坐，所靠過的桌子上去靠一靠。當我坐上去或是靠上去的時候，我的眼面前便會現出一幅一幅的幻像來。這樣的時候，我又要哭了，又要倒在床上哭了。

我不是對你將我自己比成一個痰盂嗎？你不是說比得太不堪了嗎？其實我又何嘗够得上你的痰盂？要是我能够做到你的痰盂的時候，每天至少總有幾次與你接近，享受你的唾沫的機會。即使你不吐痰，我也得有機會與你相見。果爾能够是此，我還有什麼不滿足？果爾能够如此，我還有什麼不堪？唉！唉！千鑒，我那能比得上你的痰盂呢？

當我沒有來 U 城看你之前，我以爲我們這一生大約總沒有再見的機會了。U 城我也不會再來的了。想不到你竟費了這樣的心思，使我們仍舊得到這最後的一敘。我是多麼感激，多麼幸運呀！我知道你看見了“這最後的一敘”的時候一定又要驚駭得不得了。但是你不必驚駭，這確是最後一次的